

名家
文

- ◎ 余秋雨 沙原隐泉
- ◎ 三毛 沙漠中的饭店
- ◎ 张爱玲 爱
- ◎ 贾平凹 窗
- ◎ 钱钟书 秦腔
- ◎ 杨朔 荔枝蜜
- ◎ 鲁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
- ◎ 朱自清 荷塘月色
- ◎



SANWEN

(散文)

■ 秋雨 / 主编

鉴赏

MINGJIA
MINGZUO
JIANSANG
SANWEN

名作家
出版社

ZUIXIN
最新珍藏版
ZHENCANG
BAN

名家名作

鉴赏(散文)

SANWEN



MINGJIA MINGZUO ■ 秋雨/主编

JIANSHANG SANWEN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名家名作鉴赏(散文)/秋雨主编. —北京：光明日报出版社，
2004.1

ISBN 7-80145-851-6

I . 名... II . 秋... III . 散文 - 作品 - 中国 IV .~~5095~~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42025 号

1267.1

名家名作鉴赏(散文)

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永安路 106 号)

邮政编码：100050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市运河印刷厂印刷

850 × 1168 1/32 印张 15 字数 500 千字

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145-851-6/I · 52

定价：22.80 元

前　　言

中华散文，源远流长，先秦诸子的汪洋雄辩，唐宋大家的沉浑奇绝，明清小品的空灵透逸，无不给后人留下难忘的印象。近百年社会生活激荡嬗变，各种思潮风起云涌，更使散文这支“轻骑兵”有了用武之地，名篇佳作迭出，奇葩异彩纷呈，为人们提供了美不胜收的精神食粮。删繁就简，提纲挈领，对一个世界的散文创作进行爬梳遴选，让读者于短时间内，一书在手，总览百年散文精华，启智励操，怡情养性，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。

本书所选作品，以抒情、叙事散文为主，也包括杂文、随笔等类型的散文，且一篇散文一篇赏析文章，大多为有定评的名家的名作，也有不太为人们所熟知的作者的佳作。这些作品展示时代风貌，抒发一家之言，情真意切，朴素隽永，冷峻深邃，饱含人生底蕴。

以有限的篇幅，欲将近百年中华散文集编至当，穷究堂奥，理难以周全，定有遗珠之憾，恳请读者批评指教。

目 录

鲁 迅

- 秋 夜 (1)
雪 (5)
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(9)
藤野先生 (16)

周作人

- 苦 雨 (24)
鸟 声 (28)
北京的茶食 (32)

李大钊

- 五峰游记 (35)

胡 适

- 追悼志摩 (40)

郭沫若

- 杜 鹃 (51)

叶圣陶

- 没有秋虫的地方 (54)
藕与莼菜 (57)

林语堂

- 我的戒烟 (60)
说北平 (65)

徐志摩

- 翡冷翠山居闲话 (71)
我所知道的康桥 (75)

郁达夫	
钓台的春昼(86)
故都的秋(94)
西溪的晴雨(98)
茅 盾	
风景谈(103)
白杨礼赞(110)
王统照	
青纱帐(114)
庐 隐	
雷峰塔下(118)
朱自清	
匆 匆(122)
背 影(125)
荷塘月色(129)
丰子恺	
秋(135)
口中剿匪记(139)
瞿秋白	
一种云(143)
老 舍	
我的母亲(147)
北京的春节(153)
俞平伯	
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(159)
夏 衍	
野 草(167)
冰 心	
闲 情(170)

往事(二)	(173)
观舞记	(177)
鲁 燕	
故乡的杨梅	(181)
梁实秋	
雅 舍	(186)
鸟	(194)
沈从文	
桃源与沅州	(198)
鸭窠围的夜	(207)
林徽因	
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	(216)
钟敬文	
太湖游记	(224)
巴 金	
鸟的天堂	(230)
废园外	(234)
秋 夜	(237)
冯 至	
赛纳河畔的无名少女	(242)
李健吾	
雨中登泰山	(248)
谢冰莹	
爱晚亭	(255)
柯 灵	
西湖的风	(259)
苏州拾梦记	(262)
师 陀	
谷之夜	(269)

钱钟书	
窗(275)
萧 红	
蹲在洋车上(280)
杨 绛	
老 王(286)
季羡林	
游石钟山记(291)
杨 肇	
荔枝蜜(295)
茶花赋(299)
孙 犁	
采蒲台的苇(304)
徐 迟	
黄山记(307)
刘白羽	
长江三日(314)
秦 牧	
潮汐和船(324)
冯 牧	
澜沧江边的蝴蝶会(333)
方 纪	
挥手之间(340)
罗 兰	
钥 匙(349)
张爱玲	
爱(353)
何 为	
第二次考试(355)

余光中

听听那冷雨(361)

三毛

沙漠中的饭店(369)

席慕蓉

心灵的对白(375)

余秋雨

沙原隐泉(381)

张抗抗

牡丹的拒绝(386)

史铁生

合欢树(391)

贾平凹

秦腔(396)

· 鲁 迅 ·

秋 夜

在我的后园，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，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。

这上面的夜的天空，奇怪而高，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奇怪而高的天空。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，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。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，闪闪地映着几十个星星的眼，冷眼。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，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，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。

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，人们叫他们什么名字。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，现在还开着，但是更极细小了，她在冷的夜气中，瑟缩地做梦，梦见春的到来，梦见秋的到来，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，告诉她秋虽然来，冬虽然来，而此后接着还是春，蝴蝶乱飞，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。她于是一笑，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，仍然瑟缩着。

枣树，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。先前，还有一两个孩子来打他们别人打剩的枣子，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，连叶子也落尽了。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，秋后要有春；他也知道落叶的梦，春后还是秋。他简直落尽叶子，单剩干子，然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，欠伸得很舒服。但是，有几枝还低亚着，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，而最直最长的几枝，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，使天空闪闪地鬼映眼；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，使月亮窘得发白。

鬼映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，不安了，仿佛想离去人间，避开枣树，只将月亮剩下。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。而一无所

有的干子，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，一意要制他的死命，不管他各式各样地映着许多蛊惑的眼睛。

哇的一声，夜游的恶鸟飞过了。

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，吃吃地，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，然而四围的空气都应和着笑。夜半，没有别的人，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，回进自己的房。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。

后窗的玻璃上丁丁地响，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。不多久，几个进来了，许是从窗纸的破孔进来的。他们一进来，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丁丁地响。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了，他于是遇到火，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。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。那罩是昨晚新换的罩，雪白的纸，折出波浪纹的叠痕，一角还画出一枝猩红色的栀子。

猩红的栀子开花时，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，青葱地弯成弧形了……。我又听到夜半的笑声；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，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，头大尾小，向日葵子似的，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，遍身的颜色苍翠得可爱，可怜。

我打一个呵欠，点起一支纸烟，喷出烟来，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。

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

鲁迅写作《秋夜》的时候，“五四”新文化的同人，已经进一步分化，有的高升，有的退隐，有的前进，鲁迅在“荷戟彷徨”中尝味着孤军作战的寂寞与上下求索的焦灼。《秋夜》里所写的，就是鲁迅自己与黑暗势力孤军奋战的心境，坚持韧性战斗的意志。

读《秋夜》，感觉最异样和突出的，是作者创造的充满意象美的象征世界。这是一个深秋的夜晚。作者在自己的后园里，一切自然景物因为主观感觉的渗入，都带上了既属于自然，又超越于自然本身的象征的色彩。这些景物，以各种或矛盾对立，或互相依存的姿

鲁 迅

态，组合在一起，构成了一个幽深神秘的象征的境界。

秋夜后园里那“奇怪而高的天空”，似乎是压迫和摧残善良美好生命的恶势力的象征。它映着几十颗星星的“冷眼”，嘴角上现出“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”的微笑，将寒冷的“繁霜”洒在园里的野花上。在夜的冷空气中，“颜色冻得红惨惨的”，瑟缩地做着“春的到来”的梦的小粉红花，则是善良美好的弱者的象征，也就是鲁迅所说的“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”（《呐喊》自序）。而矗立在后园里的两株枣树，则是与黑暗恶势力抗争意志和力量的象征。他们孤独奋战，落尽叶子，满身轻松。他们成熟而清醒，不仅知道“小粉红花的梦”，秋后要有春，也知道“落叶的梦”，春后还是秋。他们带着奉献自己果实之后的满身“皮伤”，向黑暗势力进行绝望的抗战。散文诗中这样热情地描写他们抗争的景象：“而最直最长的几枝，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，使天空闪闪地鬼睐眼；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，使月亮窘得发白。”后园里三种自然景物，构成两种势力之间生死斗争的象征境界，给人丰富的想像和联想的空间，传达的情绪与哲思，也隐蓄而深微，冷峻而奇警，“深文隐蔚，余味曲包”（《文心雕龙》），读了有“言有尽而意无穷”的感觉。

《秋夜》既吸收了西方散文诗的象征方法，又继承了中国传统诗歌注重气氛营造的长处，通过叙述情境的逐步展开，抒情主体与自然景物的和谐配置，创造了一种有独特抒情韵味的意境美。经过枣树的抗争，鬼睐眼的天空，怯懦了，逃避了，只留下一片窘得发白的月亮。然而这月也暗暗地躲开了。眼前剩下的只是“无物之阵”。但是，不屈的枣树，伸着一无所有的树干，“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，一意要制他的死命。”后面接着描写听到的自己嘴里发出的“夜半的笑声”，回到房子里后看到的许多小青虫扑在火上或灯罩上的情景，有的死了，有的在灯罩上喘气。然后由灯罩上的猩红色的栀子，展开自己的联想：“猩红的栀子开花时，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，青葱地弯成弧形了……。我又听到夜半的笑

声；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，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，头大尾小，向日葵子似的，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，遍身的颜色苍翠得可爱，可怜。”“我打了一个呵欠，点起一支纸烟，喷出烟来，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。”秋夜枣树的枝干，天空，月亮，笑声，猩红色栀子花的灯罩，苍翠精致的小青虫，……在这样一些具体描写造成的意境中，鲁迅所暗示的一种人生价值的哲理，读者也就自然默会于心了：面对强大的黑暗势力，不能像冻得瑟瑟发抖的小粉红花那样，老是在做着天真的好梦；也不能像苍翠精致的小青虫那样，总是做着无谓的牺牲；应该像枣树那样，坚持持久的韧性的战斗。这样深警的思想，蕴藏在一些象征意象构成的优美意境之中。《秋夜》为象征散文诗民族化的创造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风范。

4

《秋夜》语言也很美，有个性，有蕴藏，有弹性，散发着自然朴实而又独具匠心的魅力。全篇开头的一句：“在我的后园，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，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。”这样的表达，比起“在我的后园，有两株枣树”来，突出了“枣树”的印象，在接受中，因此就少了一些平淡，多了一些倔强，是与全篇要传达的情调和谐一致的。叙述小粉红花的梦时，说“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，告诉她秋虽然来，冬虽然来，而此后接着还是春，蝴蝶乱飞，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”，这里化用了雪莱《西风颂》里的诗句：“如果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”但却不露说理的痕迹，更为具体，生动，充满了真实与人情纠葛的温馨。明明是自己的夜半的笑声，却故意说“我忽然听到”，经过思索，才发现“没有别人，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”，叙述中故作曲折，这样更增强了自己的孤独抗战而充满胜利自信的情感色彩。“猩红的栀子开花时，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，青葱地弯成弧形了。……”，意在说枣树的孤独命运和它所象征的韧性斗争，将是一个没有完结的过程，这样的体味，在蕴蓄的语言里，得到引人深思的暗示。文章末尾，对小青虫的描写，非常细致，从它们的扑火，死亡，喘气，它们的形状，大小，颜

色，到在抽纸烟喷出的烟雾里，对着灯“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”的平静而颇动感情的抒情，寓象征于严格细腻的写实之中，紧张与舒缓，叙事与抒情，层次分明，错落有效，显示了鲁迅散文诗语言运用的灵活多变而又朴实无华的个性色彩。

因为是象征的散文诗，篇中意象，如枣树，小粉红花，天空，月亮，小青虫，……它的含义，就往往带有一定的模糊性，也许这模糊本身，也正是读《秋夜》时值得玩味的一种美。我们接受者，不能做过实的理解，甚至过分穿凿的诠释。如“哇的一声，夜游的恶鸟飞过了”一句，有的说是恶势力帮凶的象征，有的说是帮助枣树同夜空斗争的意象，有的则解为鲁迅个人自拟的形象。纷争其实可以同时存在的。如强求解之，可这样说：“夜游的恶鸟”，指猫头鹰。它被人们视为叫出不祥声音的恶鸟，而常为人们所讨厌。鲁迅一向很喜欢夜游的猫头鹰。他说过：“我们能够大叫，是黄莺便黄莺般叫；是鶗鴂便鶗鴂般叫”。他认为自己一生的战斗，就是要给那些闹人的世界添上一些不愉快。如果我们顺着全文的思路，这“夜游的恶鸟”，出现在枣树制天空于死命的战斗之后，自己发出“夜半的笑声”之前，或许做后一种理解，即鲁迅用于自己比拟的形象，也许更为妥切一些。这里恶鸟的“哇的一声”，也就是文中作者自己发出的“夜半的笑声”。轻轻带过的一个意象，却足足占了全文转折中独立的一段，行文结构安排的匠心，也在昭示鲁迅自己深刻的用意。然而，不去强求深意，就当成秋夜中出现的一个自然事物，不是也可以吗？

(孙玉石)

雪

暖国的雨，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。博识的人们觉得他单调，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？江南的雪，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；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，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。

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，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，深黄的磬口的腊梅花；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。蝴蝶确乎没有；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，我可记不真切了。但我的眼前仿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中，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着，也听得他们嗡嗡地闹着。

孩子们呵着冻得通红，像紫芽姜一般的小手，七八个一齐来塑雪罗汉。因为不成功，谁的父亲也来帮忙了。罗汉就塑得比孩子们高得多，虽然不过是上小下大的一堆，终于分不清是壶卢还是罗汉，然而很洁白，很明艳，以自身的滋润相粘结，整个地闪闪地生光。孩子们用龙眼核给他做眼珠，又从谁的母亲的脂粉奁中偷得胭脂来涂在嘴唇上。这回确是一个大阿罗汉了。他也就目光灼灼地嘴唇通红地坐在雪地里。

第二天还有几个孩子来访问他；对他拍手，点头，嘻笑。但他终于独自坐着了。晴天又来消释他的皮肤，寒夜又使他结一层冰，化作不透明的水晶模样，连续的晴天又使他成为不知道算什么，而嘴上的胭脂也褪尽了。

但是，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，却永远如粉，如沙，他们决不粘连，撒在屋上，地上，枯草上，就是这样。屋上的雪是早已就有消化了的，因为屋里居人的火的温热。别的，在晴天之下，旋风忽来，便蓬勃地奋飞，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，如包藏火焰的大雾，旋转而且升腾，弥漫太空，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。

在无边的旷野上，在凛冽的天宇下，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……

是的，那是孤独的雪，是死掉的雨，是雨的精魂。

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八日

鲁迅的《雪》，比较接近于我国古代所说的“兴”体。“兴者起也”（《文心雕龙·比兴篇》），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联想。它生动地描写景物，然而它不是一般的风物画，不是“赋”，不那么直观、真实。它又不是寓言，不是“比”，不是那样自觉地用一种对象去表达另一种对

象或抽象的思想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它只有“兴”的前一半，某种具体的事物——雪，却没有后一半：由这个具体事物联想起来的更大更深更感人的形象和思想。这可能是由于作者的有意含蓄，也可能是由于作者无意自觉地去完成这一联想，他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凭直感写雪罢了。但是妙就妙在哪怕是在这种严格的局限于对具体对象的描写中，由于描写是这样深刻地抓住了具体对象的特征，这种特征是这样浓重地体现了作者的内心世界，而作者的内心又是这样深刻地体现了时代和社会的矛盾；因此，这些描写就富有启发性地提供了将对象的特征重新加以结合的条件，以至于在“雪”的后面，那种更大更深更感人的形象和思想，已经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，这是多么引人入胜啊！

人们阅读这篇作品，常常简单地将雪区分为“南雪”与“北雪”。其实，“南雪”与“北雪”对于当时的鲁迅来说，不是什么“理想”与“现实”，而只是回忆与现实。鲁迅的童年是在江南度过的，他写江南的雪，必然会牵动、会引起他的关于儿时生活情趣、儿时心灵体验的回忆。不管作者是否有心寓意，江南白雪的形象中分明凝聚着鲁迅的童年；而这个童年，又是作者在特定的环境（这里用得着“北方的现实”了）和心境中作出反顾的。

看吧，鲁迅是如此深情地怀念着童年和青春的美丽，他追忆那“血红的宝珠山茶”，“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”，“深黄的磬口的蜡梅花”，“冷绿的杂草”，他还想像那“嗡嗡地闹着”的蜜蜂，“忙碌地飞着”，这是一幅何等生气洋溢、色彩缤纷的图画！难道这不正是童年和青春的图画吗？正是在色彩缤纷、生气洋溢的童年和青春时代，鲁迅才分外鲜明地感受了周围世界的这种多彩与生动。在鲁迅那些触及到现实生活的文字——不论小说还是杂文——里，是绝少这种色调的。

不过，这些只是鲁迅的回忆和抒写中的一个方面；另一方面，鲁迅也沉重地感到和清醒地懂得：童年和青春虽然美丽多姿，却也有它软弱、不定、短暂的一面。正像那“雪罗汉”，尽管它“明艳”、“洁

名家名作鉴赏

白”，“闪闪地生光”，却经受不住“晴天”，也经受不住“寒夜”，“嘴上的胭脂也褪尽了”，只能“独自坐着”。美好而又软弱的事物常常在毁灭着、流失着。和某些轻飘飘地沉湎在儿时回忆里的作家不同，鲁迅爱惜童年和青春，但是并非爱不释手。“曾经秋肃临天下，敢遣春温上笔端”（见鲁迅诗《亥年残秋偶作》），鲁迅笔下的春温，永远是饱尝秋肃的人心头的春温，是被秋肃严酷地锤炼过而又坚决地对抗着秋肃的春温。这就给全文定下了一个于深沉、清醒中见美好和纯真的调子，决定了这篇作品绝不同于例如冰心早期写的儿时回忆。

鲁迅笔下的“朔方的雪”又怎样呢？它摒弃任何温情，“决不粘连”；它努力振作抖擞，“蓬勃地奋飞”，“灿灿地生光”，决不屈服，决不退出战斗：像“秋夜”里的那株历尽沧桑的枣树，虽然落尽了青春和童年的树叶，虽然被“竿梢”打得“皮伤”，却仍然是傲然不拔地“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”（《野草·秋夜》）。它深深地蕴藏着那连自己都可能被它烧尽的热烈得“如包藏火焰的大雾”，它的前身——活泼泼的雨“死”了，所以，“朔方的雪”再没有皮毛点缀，只剩下那赤裸裸的“精魂”仍然顽强地、无法再被杀死地存在着，并且仍然辉煌夺目，“闪闪地旋转”，“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”。

它是谁？

“是的，那是孤独的雪，是死掉的雨，是雨的精魂。”

这“朔方的雪”的形象，不也正是当时的鲁迅的形象写照吗？

正是这朔方的雪，而不是江南的雪的形象，支配着全篇的主要情绪。有些著名作家（如俄罗斯的屠格涅夫）笔下的青春像太阳下面的雪，消灭了，不留一点痕迹。但是鲁迅的雨，即使死掉了也还保留着“精魂”。表面上，这“精魂”没有江南白雪那样叫人舒服，其实，它更独特也更有份量。它是江南白雪的对立面和合乎罗辑的发展，它扬弃了江南白雪的形象，它是受了伤的、蜕变过来的，甚至是曾经“死掉”过的，但仍然没有污染，仍然不失其纯洁的生命（这是江南

鲁 迅